

續資治通鑑



進擢差除循資級議賞罰檢用條例而已上不專三公  
論道之任下不專六卿佐王之職非法治也臣請倣前  
代以三司司農審官流內銓三班院國子監太常刑部  
審刑大理羣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臣兼判其事凡  
勅置新規更改前弊官吏黜陟刑法輕重有利害者竝  
從輔臣予奪其事體大者二府僉議奏裁臣願自領兵  
賦之職如其無補請先黜降章得象等皆以爲不可久  
之乃降是命然卒不果行甲午以樞密副使富弼爲  
河北宣撫使先是輔臣奏事垂拱殿帝曰契丹主受禮  
雲州將襲我河東兩府宜設備弼退而上言河北平坦

河東險阻河北富實河東空乏河北無備河東有備契丹必不捨河北而襲河東臣近奏河北守禦之策乞守要郡自行其事不惟訓兵備敵以安元元至於身羞國恥庶幾可刷於是命弼宣撫河北其實弼欲出避讒謫也 休州巡檢司雲翼卒擁都監韋貴據城叛知州劉繼宗渡城濠溺水死知廣信軍劉貽孫與走馬承受宋有言臨城諭之叛兵有欲降者計未決而諸路各進兵來討遂復固守拒命 戊戌以右正言余靖爲回謝使使於遼其復書略曰若以元昊於北朝失事大之體則自宜問罪或謂元昊於本朝稽效順之故則何煩出師

矧延州昨奏元昊已遣楊守素將誓文入界儻不依初約則猶可沮還如盡遵承則亦難卻也 以右正言知制誥歐陽修爲河北都轉運按察使帝諭修曰勿爲久居計有事第言之修對以諫官乃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也帝曰事苟宣聞不可以中外爲辭諫官蔡襄孫甫奏畱修不許 以余靖知制誥仍知諫院以知諫院蔡襄直史館同修起居注 詔入內供奉官劉係信往視係州兵亂 庚子命右正言田況度視係州仍聽便宐行事 壬寅降敕榭招安係州叛軍仍詔知雄州王德基牒報北界恐緣過人戶驚擾也 甲寅朝

議以諸道兵集係州城下未有統轄因詔宣撫使富弼  
促行往節制之再降敕榜招安仍令田況等且選兵選  
人齎敕入城若遂開門卽一切撫存如尚拒命則益兵  
進攻其在營同居骨肉無老幼皆戮之先是知定州王  
果率兵趨係州攻城甚急會有詔招安賊不肯降登陣  
呼曰得李步軍來我降矣李步軍謂昭亮也詔遣昭亮  
是日昭亮至與況同諭賊賊終未信右侍禁洛陽郭遠  
徑踰壕詣城下謂賊曰我班行也汝下索我就汝語賊  
乃下索卽援之登城謂賊曰朝廷知亂不由汝由官吏  
遇汝不以理今赦汝罪又以祿秩賞汝使兩制大臣奉

詔書來諭汝汝何疑賊皆相顧動色曰果如此乎乃更  
召其所知數人登城賊信之爭投兵下城降者一千餘  
人遂開門納官軍其造逆者四百二十九人況具得其  
姓名令楊懷敏率兵入城悉坑殺之

後異東都事略郭  
遂傳云雲異軍據

兵馬都監韋貴據城叛兵馬監押侍其璩為賊所圍李  
昭亮討之不能下因遣達達故與璩同事仲淹徑至城  
下取紫佩囊示之璩口是非符事范公物邪璩與貴即  
再拜曰願君入城相見遂登城徑入開諭璩福既而璩  
貴悔欲害達眾蔽之得免璩貴自剄與此異今從長編  
又李昭亮傳云昭亮從數十人叩城扉袒示城上不以  
甲盾自蔽為曉警禍福賊遂降長編引會要云遣  
郭達入城諭賊是諭賊者乃郭達而非昭亮也

降卒

二千餘人悉分隸諸州宣撫使富弼恐後生變與都轉  
運使歐陽修相遇於內黃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

誅之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諸州  
有一不從爲變不細弼悟乃止

張異宋史附傳或以富弼爲夏竦今從蘇轍所

作歐陽  
修傳

乙卯帝謂輔臣曰如聞諸路轉運按察提點

刑獄司發擿所部官吏細過務爲苛刻可降敕約束之  
先是監察御史劉湜言轉運使倚撫州縣苛束官吏人  
不得騁其材包拯言諸道轉運使自兼按察及置判官  
以求體量部下官吏頗傷煩碎欲乞於郊禮赦書內特  
行約束凡官吏先被體量者情非故犯咸許自新於是  
降敕約束諸路按察使備載臺官所上之言歐陽修奏  
曰自差諸路按察雖未有大效而老病昏昧之人望風



而懼近日致仕者漸多州縣方欲激清而朝廷自沮其事乞令兩府召臺官上言者至中書問其何路按察之人因挾私怒苟有迹狀乞下所司辨明若實無人乃是妄說其近降劄子乞賜抽還不使四方見朝廷自沮按察之權而爲貪賊老繆之吏所快先是夏遣使朝於遼遼主怒其對不以情羈之丁巳夏復遣使來遼主詢以事宐又不實對遼主咎之戊午詔自今除臺諫官毋得用見任輔臣所薦之人徙知滄州劉渙知保州渙至踰月雲翼軍又謀反渙以單騎至械其首惡誅之一單帖然九月辛酉田況奏保州平壬戌詔保州官

吏死亂兵而無親屬者官爲殯斂戰歿兵官並優卹民  
田蹂踐者蠲其租 河北都轉連按察使天章閣待制  
張盥之落職知虢州緣邊都巡檢楊懷敬嘗領兵至依  
州特免罰初盥之聞係州亂自魏馳至城下召諸部將  
分攻城使人謂懷敬曰不卽來當以軍法從事既至就  
坐又以兵自衛盥之斥去之故懷敬深恨盥之嘗密奏  
殺盥之則賊降矣富弼力爲盥之辨帝意解猶坐前事  
落職 戊辰壽州言太尉致仕申國公呂夷簡卒帝涕  
下曰安得憂公忘身如夷簡者贈太師中書令謚文靖  
夷簡當國柄最久雖數爲言者所詆帝眷倚不衰然所

斥士旋復用其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後配會  
廟庭始王旦奇夷簡謂王曾曰君其善交友之卒與會

竝居相位後曾家請御篆墓碑帝因慘然思夷簡書懷

忠碑三字以賜之攷異呂氏家塾說云皇祐初王沂公

碑名親書以賜二家沂公曰旌賢碑文靖公曰懷忠碑

各三字王子融乞上為沂公親書碑額上曰呂夷簡何

故無請左右曰非故事也遂親書懷忠碑賜之春明退

朝錄云懷忠踵沂公而賜誤也李齊引實錄云書懷忠

之碑四字東都事略云書

懷忠碑三字今從事略

庚午平章事兼樞密使晏

殊罷為工部尚書知潁州殊初入相擢歐陽修等為諫

官既而苦其數論事或面折之及修出為河北都轉連  
使諫官奏置修不許孫甫蔡襄遂言莊懿誕生聖躬為

天下主而殊被詔誌莊懿墓漫而不言又奏論殊役官  
兵治餽舍以規利殊坐是黜然殊以莊獻方臨朝故誌  
不敢斥言而所役兵乃輔臣例宜偕者又役使自其甥

楊文仲時謂非殊之罪云

及罷龍川別志云晏殊作相

日久不見官家不知誰作相上大王疾革上親往問疾王  
在圖讖胡爲用上歸閱讖得成敗之語並記莊懿誌  
文事欲重黜之宋祁爲學士當草麻詞爭之乃降二官  
知潁州詞曰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以它事罪  
之殊免淡譴祁力也李燾云元儼以此年正月薨殊以  
九月罷自春初至秋末凡半歲有餘乃罷殊相此蓋矣

云 壬申參知政事賈昌朝言用兵以來天下民力頗

困請下諸路轉運司毋得承例折變科率物色其須科  
折者竝奏聽裁卽有宣敕及三司移文而於民不便者

以問從之 遼主親征元昊會大軍於九十九泉以太弟重元北院樞密使韓國王蕭惠將先鋒兵東京留守趙王蕭孝友率師以從 丙子以荆湖南路體量安撫王絲爲廣南東路轉運按察使兼本路安撫絲在湖南凡十月蠻旣衰息乃徙廣東 丁丑元昊復遣楊守素來議事 甲申以樞密使吏部侍郎杜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衍務裁僥倖每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至十數輒納帝前諫官歐陽修入對帝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 以參知政事賈昌朝充樞密使資

政殿學士知青州陳執中爲參知政事先是傅永吉以  
誅王倫故驟遷得入見帝而獎之永吉謝曰臣非能有  
所成也皆陳執中授臣節度臣奉之幸有成耳因極言  
執中之美未幾帝謂宰相曰執中在青州久可召之遂  
召執中參知政事於是諫官蔡襄孫甫等爭言執中剛  
愷不學不可任以政帝命中使齋教告卽青州賜之且  
諭意曰朕用卿舉朝皆以爲不可朕不惑人言力用卿  
耳明日諫官上殿帝作色迎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邪  
朕已召之矣諫官乃不敢言 丁亥宴宗室太清樓射  
於苑中 初元吳以誓表來上其詞曰兩失和好遂歷

七年立誓自今願藏盟府其前日所掠將校民戶各不復還自此有邊人逃亾亦無得襲逐悉以歸之臣近以本國城寨進納朝廷其柁柁鎌刀南安承平故地及它邊境蕃漢所居乞畫中央爲界於界內聽築城堡朝廷歲賜絹十三萬匹銀五萬兩茶二萬斤進奉乾元節回賜銀一萬兩絹一萬匹茶五千斤賀正貢獻回賜銀五千兩絹五千匹茶五千斤中冬賜時服銀五千兩絹五千匹及賜臣生日禮物銀器二千兩細衣著一千匹雜帛二千匹乞如常數無致改變乞俯頒誓詔世世遵承儻君親之義不存或臣子之心渝變使宗祀不永子孫

權殲冬十月庚寅賜誓詔諭國人藏書祖廟

致異宋史云賜書

誓詔歲賜銀絹茶采凡二十五萬五千以誓表所列銀絹各數并之正合然銀以兩計絹以匹計茶以斤計本非一類宋史并而數之

辛卯太子太師致仕陳堯佐

卒諡文惠

甲午詔河北沿邊安撫司械送遼駙馬都

尉劉三般至涿州三般六符之兄也尚同昌公主與公主不諧逃至廣信軍輔臣議厚館三般以覘其國陰事

諫官歐陽修亦請畱之帝以問杜衍衍曰中國主忠信

若違盟誓納叛亾其曲在我且三般舍近親而遁逃謀

身若此惡足與謀國帝從衍言遣人得三般殺之

致異宋史云賜書

公議云三般攜髮妾偕一子投廣信軍自言公主囚得必欲殺其妾與子故歸朝廷上詩云春秋大義惟親魯

續資治通鑑卷四十七



王者雄師但有征朝廷以誓約既久納之生靈乃遣還  
三級復由西山路逃至定州定帥遣人拘送比至幽州  
其妻已先在矣乃殺其妾與子械送三級以其昆弟方  
委任貸三級死監錮之與遼史異洪雅存曰儒林公議  
傳問之誤耳長編以爲三級惡其妻淫亂故逃此敵國  
詆毀之詞遼史云三級與公主不諧奔宋歸殺之當得  
其實 知諫院蔡襄以老乞鄉郡己酉授右正言知福州  
襄與孫甫俱論陳執中不可執政既不從於是兩人俱  
求出而襄先得請時甫使遼未還也 范仲淹言麟府  
二州山川回環五六百里皆蕃漢人舊耕耘之地自爲  
西賊所掠今尚有二千餘人散處黃河東涯自來所修  
堡寨只是通得麟府道路其四面別無城寨防守邊戶  
至今不敢復業糧草踴貴官中大費錢帛糴買河東百

姓又苦饋運今二州之人皆願修起城寨若只以河西  
兵馬糧草般移應用自可辦事況折氏疆盛之時將州  
只屯漢兵二千今雖殘破兵馬常及萬餘如招輯蕃漢  
人戶從而安居疆人壯馬又可得數千卻減屯漢兵茲  
誠守禦之長計也因奏張亢得所增廣堡寨宜使就總  
其役詔既下而明鎬持不可屢牒止亢亢曰受詔置堡  
寨豈可得經略牒而止耶督役愈急卒事乃上章自劾  
朝廷不問蕃漢歸者數千戶歲減戍兵萬人河外遂安  
皇祐中韓琦經略河東寨堡寨處多北漢名將楊業所  
度者益知亢有遠略云 遼主之西征夏也元昊上表

謝罪繼遣使奏欲收叛黨以獻辛亥遣方物遼主命北  
院樞密副使蕭革遼之壬子遼軍於河曲革言元昊親  
率党項三部來遼主命革詰其納叛背盟元昊伏罪賜  
酒許以自新遣之遼主欲還蕭惠曰元昊忘奕世恩萌  
姦計車駕親臨不盡歸所掠天誘其衷使彼來迎天與  
不圖後悔何及遼主從之督數路兵掩襲夏人已有備  
諸且夏人列拒馬於河西蔽盾以立惠擊敗之夏師退  
惠麾先鋒及右翼邀之夏師千餘人突出大風忽起飛  
沙眯目蕭孝友一軍先亂夏人乘之遼師大潰蹂踐而  
死者不可勝計駙馬蕭呼敦舊作胡爲所執遼主單騎

觀今改

突出幾不得脫元昊命勿追桂陽蠻降授勳首三人  
奉職直集賢院兼國子監直講石介通判濮州富弼  
等出使讒謗益多人多指目介介不自安遂求出元  
昊遣使如遼以先被執者來歸遼主命所畱夏使亦歸  
其國十一月戊午朔司天言日當食不食辛酉遼  
主第將校功罪欲誅蕭孝友以太后救免壬戌以西  
界內附香布爲團練使甲子監進奏院劉興集賢校  
理蘇舜欽竝除名勒停直龍圖閣兼天章閣侍講史館  
檢討王洙落侍講檢討知濠州集賢校理刁約通判海  
州江休復監蔡州稅王益柔監復州稅竝落校理降太

常博士周延雋爲祕書丞集賢校理章岷通判江州直  
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呂濬知楚州殿中丞周延讓監宿  
州稅館開校勘宋敏求簽署集慶軍節度判官事將作  
監丞徐綬監汝州葉縣稅益柔曙之子敏求綬之子也  
先是杜衍范仲淹富弼等同在政府多引用一時間人  
欲更張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爲而辭欽  
乃仲淹所薦其妻又衍女舜欽年少能文章議論稍侵  
權貴會進奏院祠神舜欽循例用鬻故紙公錢召妓樂  
會賓客拱辰廉得之諷其屬魚周陶勣元瑜等劾奏因  
欲搖動行事下開封府劾治於是舜欽及與俱坐自盜

除名洙等同時斥逐拱辰等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獄  
事起樞密副使韓琦言于帝曰昨聞宦者操文書逮捕  
館職甚急眾聽紛駭舜欽一醉飽之過止可付有司治  
之何至是帝悔見於色蓋柔亦仲淹所薦拱辰既劾奏  
宋祁張方平又助之力言蓋柔作傲歌罪當誅蓋欲因  
蓋柔以累仲淹也章得象無所可否賈昌朝陰主拱辰  
等議及輔臣進對琦獨言蓋柔少年狂語何足漢治天  
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國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蓋  
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爲傲歌也帝悟稍寬之時兩府  
合班奏事琦必盡言事雖屬中書琦亦對帝陳其實同

列尤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

長史墓志銘云范文

正公與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乃以事申君所

指小人乃拱辰等也李燾云魏泰釋記載一綱打盡乃

元瑜語今并出其姓名於魚尾詢下然周詢七月為知

難九月為吏外十月為省副不屬御史臺矣宋祁滌方

平同劾奏王益柔此據韓琦家傳李清臣行狀但云近

臣蓋諱之也今仍出二人姓名魏泰云發彛欽等祠神

會者太子中舍李定也梅堯臣為作一客不得會覆鼎

傷眾賓詩案彛欽等坐責乃御史劾奏又當時但借此

以傾杜行爾李

定無聞今不取

朕於倉厲志庶幾治古而承平之敝澆競相蒙人務交

游家為激訐夏相附離以沽聲譽至陰招賄賂陽託薦

賢又按察將命者悉為苛刻構織罪端奏鞠縱橫以重

多胥至於屬文之人類亾體要詆斥前聖放肆異言以

勸上爲能以行怪爲美自今委中書門下御史臺采察以問范仲淹上表乞罷政事知邠州詔不許知潞州尹洙上疏言去年朝廷擢歐陽修余靖蔡襄孫甫相次爲諫官臣甚慶之所慮者任之而不能終耳夫今世所謂朋黨甚易辨也陛下試以意所進用者姓名詢於左右曰某人爲某人稱譽必有對者曰此至公之論異日其人或以事見疏又詢於左右曰某人爲某人營救必有對者曰此朋黨之言咎之見用此一臣也今之見疏亦此一臣也其所稱譽與營救一也然或謂之公論或謂之朋黨是則公論之與朋黨常繫於上意不繫於忠邪



也惟聖明裁察 詔如天禧故事置諫官六員 己卯  
改上莊穆皇后諡曰章穆莊獻明肅皇太后曰章獻明  
肅莊懿皇太后曰章懿莊懷皇后曰章懷莊惠皇太后  
曰章惠先是禮官言舊制后諡皆冠以帝諡孝字連太  
祖諡德字連太宗諡唯眞宗諸后不然請改莊爲章至  
是始用其議 庚辰朝饗景靈宮時雨雪連日至是大  
霽辛巳饗太廟奉慈廟壬午合祭天地於圓丘大赦復  
西京河陽府所廢縣京西湖南北經賊剽劫處第蠲其  
租 十二月己丑遼主如西京 壬辰加恩百官左千  
牛衛大將軍宗敏緣郊恩請封所生母范氏許之宗室

得封所生母自宗敏始宗敏信安郡王允寧子也 乙

未遣祠部員外郎張子爽等冊元昊爲夏國主夏名曩

霄其文曰咨爾曩霄撫爰有眾保于右壤惟爾考服勤

王事光啟乃邦泊爾承嗣率循舊物向以稱謂非正

疆候有言鄙民未孚師兵勞戍而能追念前誓自歸本

朝騰章累請遣使係道忠悃內奮誓言外昭要質天地

暴情日月朕嘉爾自新故遣尚書祠部員外郎張子爽

充冊禮使東頭供奉官閻門祗候張士元充副使持節

冊命爾爲夏國主永爲宋藩輔光膺寵命可不謹與仍

賜御衣黃金帶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三萬

斤冊以漆書竹簡賜金塗銀印文曰夏國主印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敕書爲

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使至京就驛賈易燕坐朶殿朝

廷遣使至其國相見以賓客禮置榷場於保安軍及高

平寨第不通青鹽子夷旣行尋有詔卽所枉止之候契

丹使至別議富弼淡言其不便曰若北使未至而子夷  
先去天下共知事出我出若候北使至方行則是以講  
和之功歸於契丹萬一北使知我尚未封冊詞或不順  
又不可卻拒元昊而曲就契丹如此則是朝廷舉動坐  
爲契丹所制而又前後反覆大爲元昊所薄矣伏乞斷  
自宸衷速令子夷行封冊之典 己亥高麗遣使貢於

遼

環原之間屬羌有敏珠爾

舊作明  
珠今改

密藏

舊作城  
藏今改

諾

舊作原  
奴今改

三族最大素號疆樓其北有二川交通西界

宣撫使范仲淹議築古細腰城斷其路於是檄知環州  
种世衡與知原州蔣偕共主其事世衡時臥病卽日起

兵會偕于細腰使甲士晝夜築城先遣人以計款羌人  
果不來爭又召三族酋長犒之諭以官築此城爲汝禦  
寇三族旣出不意又以外援因遂服從城成而世衡卒  
世衡在邊數年積穀通貨所至不煩縣官益兵增饋善  
撫士卒得人死力及卒羌酋朝夕臨者數日青澗及環  
人皆畫象祠之仲淹復檄蔣偕築堡大蟲巉堡未完而  
爲敵珠爾密藏伺間邀擊偕輒從閒道遁歸伏經略使  
庭下請死王素將赦其罪令復往畢功以自贖狄青曰  
偕輕而無謀往必更敗素曰偕死則部署行矣青乃不  
敢言偕卒完所築堡致其酋長而還 戊申夏釋蕭呼

敦歸於遼時遼都監耶律哈哩濟舊作合里只今改方以賀生

辰來使館於白溝驛及設宴優人嘲蕭惠河西之敗哈哩濟曰勝負兵家常事我嗣聖皇帝俘石重貴至今與中有石家寨惠之一敗何足較哉後遼主聞之曰優伶失詞何爲傷兩家交好鞭哈哩濟二百免其官 辛亥置保安鎮戎軍榷場

五年遼重熙十四年春正月庚申遼以侍中蕭虛烈爲南院統

軍使封遼西郡王 己巳三司言夏造錫慶院乏財費多而北使錫宴之所不可闕詔復以太學爲錫慶院如故別擇地建太學 庚午遼主如鴛鴦濶 甲戌以祕

閣校理孫甫知鄧州先是甫言陳執中不聽數請補外  
帝嘗問丁度用人以資與才孰先度對曰承平宜用資  
邊事未平宜用才甫又劾奏度所言蓋自求大用請屬  
吏帝諭輔臣曰度在侍從十五年數論天下事未嘗及  
私甫安從得是語度知甫所奏謀力求與甫辨宰相杜  
衍以甫方使遼屢其奏度漢銜之且指甫爲衍門人及  
甫自遼還亟命出守度侍經筵歲久帝每以學士呼之  
而不名嘗問蒼龜占應之事對曰卜筮聖人之所爲要  
之一技而已不若以古之治亂爲監也 罷河東陝西  
諸路招討使 乙亥復置言事御史以殿中侍御史梅

擊監察御史李京爲之 丙子遼遣使來告計夏人回

遼主之歸自伐夏也雷耶律仁先鎮遼未幾召爲契

丹行宮都部署仁先奏復王子班郎君及諸宮雜役從

之時夏人乞款遼主以其前後反覆命左伊勒希巴

舊作

夷裔畢蕭迪里舊作滿往覘誠否迪里因爲夏主陳述

禍福聽命乃還 賜潤州草澤邵鍊號冲素處士知州

王琪薦鍊守道邱園素有節行故也鍊上表因辭許之

甲申夏遣使進鵲於遼 乙酉以參知政事范仲淹

知邠州兼陝西四路緣邊安撫使樞密副使富弼爲京

東西路安撫使知邠州仲淹弼旣出使讒者益甚兩人

在朝所施爲亦稍沮止獨杜衍左右之帝頗惑讒言仲淹愈不自安因疏乞罷政事帝欲聽其請章得象曰仲淹素有虛名一請遽罷恐天下謂輕黜賢臣不若且賜詔不允若仲淹卽有謝表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也帝從之仲淹果表謝帝愈信得象言於是弼自河北還將及國門右正言錢明逸希得象等意言弼更張紛擾凡所推薦多挾朋黨所愛者盡意主張不附者力加排斥傾朝共畏與仲淹同又言仲淹去年受命宣撫河東陝西間有詔戒朋黨心懼張露稱疾乞醫纔見朝廷別無行遣遂拜章乞罷政知邠州欲固已位以弭人言欺詐



之迹甚明乞早廢黜疏奏卽降詔罷仲淹弼是夕并鎖  
學士院草制罷衍而衍不知也陳執中在中書數與衍  
異議而蔡襄孫甫之乞出也事下中書甫本衍所舉用  
於是中書共爲奏言諫院今闕人且留甫等供職既奏  
帝頷之衍退歸卽召吏出劄子令甫等供職衍及得象  
既署吏執劄子詣執中執中不肖署曰向者上無明旨  
當復奏何得遽爾吏還白衍衍取劄子焚之執中因譖  
衍曰衍黨二人欲其在諫院及臣覺其情遂焚劄子以  
滅迹帝入其言丙戌衍罷爲尚書左丞知兗州制解略  
曰自居鼎輔靡協巖瞻頗彰朋比之風難處咨謀之地

學士承旨丁度筆也。樞密使工部侍郎賈昌朝依前  
官平章事兼樞密使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王貽永  
爲樞密使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宋庠參知政事帝旣罷  
范仲淹問章得象誰可代者得象薦庠弟祁帝雅意屬  
庠乃復召用。以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吳育龍圖閣  
直學士知延州龐籍竝爲樞密副使育初尹開封范仲  
淹在政府因白事數與仲淹迕旣而仲淹安撫河東有  
奏請多爲當國者所沮育獨取可行者固執行之。二  
月戊子朔分道內臣往諸路選汰廩兵諸州宣毅軍過  
三百人者無得更募用韓琦議也。辛卯詔曰比京朝

官因人係任始得敘遷朕念廉士或不能以自進其罷之時監察御史劉元瑜言近年考課之法自朝官至員外郎郎中少卿監須清望官五人係任方許磨勘通長奔競非所以養士廉恥也望酌祖宗舊規則定可行之制故降是詔康定初元瑜嘗言范仲淹以非罪貶既復天章閣待制宜在左右尹洙余靖歐陽修皆坐朋黨斥逐此小人惡直醜正也及仲淹逐危元瑜卽希章得象陳執中意起奏卽獄劾竄陸經又言前除夏竦爲樞密使諫臣數人摭其舊過召至都門而罷之自茲以進退大臣爲己任以激訐陰私爲忠直薦延輕薄扇爲朋比

近除兩府出自聖斷獨黨人以進用不出於已議論詳  
然臣恐復被疏罷矣前日孫甫薦葉清臣毀丁度效此  
也磨勘依任之濫實仲淹所建仲淹既黜故元瑜亟奏  
罷之致異李燾云國史元瑜傳言其與靖等相失然不  
載相失事大抵元瑜姦邪欲希合求進爾與靖等  
未嘗相得何相失之有又云修靖澁惡之由是論者以  
爲姦邪元瑜姦邪著矣豈必修靖惡之然後論者以爲  
姦邪知制誥余靖言臣伏觀近降中書劄子今後臣

僚奏薦子孫親屬內長子長孫皆不拘年甲諸子諸孫  
須年十五已上弟姪等竝須年二十已上方得奏薦所  
奏親屬竝須在五服內者竊以朝廷推恩延賞皆欲嗣  
續門戶其有老登郎署晚得職司其親子孫則隄以年

幼不得陳乞乃劾蔭疏遠房從年長之人是舍親用疏  
遺近取遠殆非國家善善及子孫之意臣親弟年已及  
格不礙新條但緣年老臣僚不得蔭其親子孫劾奏疏  
屬於理不便乞特降指揮令不拘年甲以廣賞延之典  
從之 王辰夏國主襲霄初遣使來賀正旦自是歲以  
爲常 戊戌講詩起鶴鳴盡南山篇先是講官不欲講  
新臺帝曰詩三百皆聖人所刪定義存勸戒豈當有避  
乃命自今講讀經史毋得輒遺 以兵部員外郎兼侍  
御史知雜事趙及權判吏部流內銓初銓吏匿員闕與  
選人爲市及秦闕至卽榜之吏部榻闕自及始 詔陔

西河東經略司夏國雖復稱臣其令邊臣益練軍毋得  
輒弛邊備其城壘器甲逐季令轉運提點刑獄司按察  
之從樞密副使吳育言也 知制誥余靖言昨聞西人  
與契丹約和尋復侵掠恐契丹兵忿不解又遣使來告  
西伐將命者不絕蠹耗財用臣今奉使契丹欲先諭以  
元昊反覆小人其去就不足爲兩朝重輕設或攜叛亦  
是常事彼此只邊上關報夏不專遣使臣從之 庚子  
遼主駐撒刺濼 乙巳以馬軍都虞候公廨爲太學  
庚戌御邇英閣進讀三朝經武聖略出陳圖數本并陝  
西僧所獻兵器鐵渾撥以示講讀官 癸丑桂陽監言

唐和等復內寇 三月戊午御邇英閣講詩匪風篇曰  
誰能烹魚溉之釜鬻帝曰老子謂治大國若烹小鮮義  
與此同否丁度對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非聖學  
深遠何以見古人求治之意乎 杜衍范仲淹富弼既  
罷樞密副使韓琦上疏言陛下用杜衍爲相方及一百  
二十日而罷必陛下見其過失非臣敢議范仲淹以夏  
人初附自乞侏遼朝廷因而命之固亦有名至於富弼  
天與忠義昨使契丹蹈不測之禍以正辨屈疆敵忘身  
立事古人所難去年秋契丹點集大兵聲言討伐元昊  
朝廷未測虛實弼以河朔邊備未完又自請行在外半

年經久禦戎之術固已畜於胷中事畢還朝甫及都門未得一陳於陛下之前而責補閒郡中外不知得罪之因臣恐自此天下忠臣義士指弼爲戒孰肯爲國家用所損豈細哉臣竊見近日李用和多疾陛下欲召李昭亮赴闕管殿前司事而武臣中求一代昭亮者皆難中選臣謂陛下不若因此改弼知定州仍兼部署之職遣一中使宣諭令赴闕奏覆河北公事畢赴任俟其陛對慰而遣之弼素稟忠義又感此恩唯思效死豈敢更以內外職任爲意如此則朝廷以北事專委弼以西事專委范仲淹使朝夕經營以防二過之變朝廷實有所倚



疏入不報而董士廉又詣闕訟水洛城事輔臣多主之琦不自安懇求補外辛酉琦罷樞密副使加資政殿學士知揚州甲子廣西轉運使杜杞言宐州蠻賊區希範平杞初至眞州先遣急遞以檄諭蠻聽其自新比至宐州蠻無至者杞得州校吳香及獄囚區世宏脫其械與衣帶使入諭說諭不聽乃勒兵攻破白崖黃泥九居山寨及五峒焚毀積聚斬首百餘級復環州希範與蒙趕轍秃杞使香趨趕出降杞謂將佐曰蠻依險阻威不足制則恩不能懷所以數叛今特以窮蹙來降後必復動莫如盡殺之以絕後患乃擊牛馬爲蔓陀羅酒大會

環州坐中伏兵發禽諫七十餘人取五藏畫爲圖釋之  
病被脅與因敗而降者百餘人後三日又得希範醢之  
以遺諸谿洞及異李齋云初區希範入保荔波峒出  
與官軍鬪及祀至環州使攝官區進士  
曾子華監押司官吳香誘其黨六百餘人始與之盟置  
蔓陀羅酒中既昏醉稍呼起問勞至則推仆後庶下比  
算眾始覺驚走而門有守兵不得出遂盡禽殺之後三  
日得蒙趕區希範區不積等十數人剖其腹積爲五藏  
圖仍醢之以賜諸谿峒此

實錄所書也今從祀本傳

丙子詔禮部貢院增天下

解額貢院請以景祐四年慶歷元年科場取解進士人  
數內擇一年多者令解及二分爲率就試人雖多所增  
人數各不過元額之半總諸州軍凡增三百五十九人  
詔遂爲定額 范仲淹既去執政以新定科舉入學預

試爲不便且言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祖宗  
以來莫之有改得人常多帝下其議有司請如舊法乃  
詔曰科舉舊條皆先朝所定宜一切如故前所更令宜  
罷之 監察御史包拯言臣伏覩先降敕節文應奏蔭  
選人年二十五已上遇南郊大禮限半年內許令赴銓  
投狀京官每年春季赴國子監投狀並差兩制官於逐  
處考試內習詞業者或論或詩賦習經業者各專一經  
試墨義等及格者與放選法官及差遣自救下之後天  
下士大夫之子弟莫不靡然向風篤於爲學詔書所謂  
非惟爲國造士是乃爲臣立家實誨人育材之本也近

間有臣僚上言欲議罷去則務學者日以息情一旦俾臨民滋政猶未能操刀而使之割也或前條制有未盡事件望只令有司再加詳定依舊施行 樞密副使龐

籍言曩霄已受封冊望早令延州保安軍立定封界

甲申詔師興以來陝西軍士暴露良苦民疲轉餉其降繫囚罪一等杖笞釋之邊兵賜緡錢民去年逋負皆勿責調其租稅之半麟府州嘗爲羌所寇掠除逋負視此進士一舉諸科兩舉竝與免今年取解 丙戌罷入粟授官從殿中丞張庚所請也 是月歐陽修上疏曰臣聞士不忌身不爲忠信言不逆耳不爲諫諍伏見杜衍

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不聞其可罷之罪臣職雖在外事不審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搖動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二求瑕惟指以爲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則不可以它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旣濶而忽遭離開必有朋黨

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臣請詳言之昔年仲淹以忠言聞於中外天下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竝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衍爲人清審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正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性既不同所見各異故議事多不相從如衍欲淺罪滕宗諒仲淹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弼力言契丹必不來又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琦則是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洙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平居則相稱美議事則廷爭無私而

小人讒爲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所得專夫權者得名位則可行故行權之臣必貪名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未嘗不懇讓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堅臣但見避讓太赫不見其專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爲陛下開天章閣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列然眾人避讓弼等亦不敢獨有所建又煩聖慈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其條列大事而行之已久冀其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

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而行更無推避弼  
等蒙陛下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  
小人巧譖已曰專權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國朝累  
遣大臣況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勞困  
及於天下契丹乘釁違盟書詞侮慢陛下但以邊防無  
備屈志買和弼等見中國累年侵陵之患感陛下不次  
進用之恩各自請行力思雪恥沿山徬海不憚勤勞欲  
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  
權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陛下於千官中選得此數人  
一旦罷去使羣邪相賀此臣所以爲陛下惜也疏入不



報指修爲朋黨者益惡焉。夏四月丁亥朔司天言日當食而陰晦不見宰臣率百官稱賀是日御崇政殿錄繫囚遣監察御史劉元瑜等往三京疏決御史李京言陛下因天戒修省避正殿減常膳故精意感格日當食而陰雲蔽虧然臣竊有疑者自寶元初定襄地震十年未已豈非西北二邊有窺中國之意乎二月雷發聲八月收聲今孟夏雷未發聲豈非號令之不信乎願陛下飭邊臣備捍禦戒輔臣謹出命以厭禍于未形又尚美人棄外館多年比聞復召入臣慮假媼道爲蠱惑宜亟絕之苗繼宗嬪御子弟乃緣恩私爲府界提點宜割帷

薄之愛重名器之分庶幾不累聖政帝嘉納之夏國

主纓霄初遣使來賀乾元節自是歲以爲常戊申章

得象罷爲鎮安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州得象在中書

八年方陝西用兵帝銳意天下事進用韓琦范仲淹富

弼使同得象經畫當世急務得象無所建明琦等皆去

得象居位自若監察御史裏行孫抗數以爲言而得象

亦十二章請罷帝不得已乃許之致異東都事略云得象以老解位不言其

被論也李燾云孫抗去年十二月癸丑乃自太常博士

爲監察御史裏行其言得象當在韓琦等去後事略云

得象默默不能有所爲仲淹弼去以工部侍郎參知  
位得象爲相如故蓋未詳攷也  
政事陳執中依前官平章事兼樞密使 庚戌以樞密

副使吳育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丁度爲樞密副使  
辛亥高麗遣使貢於遼 癸丑徙知陳州資政殿學  
士任中師知曹州中師自言臣家本曹人今老矣願得  
守曹營歸休之計帝憐而許焉 五月夏人歸石元孫  
諫官御史奏元孫軍敗不死爲國辱請斬于塞下宰相  
陳執中謂空如所奏賈昌朝獨曰在春秋時晉獲楚將  
穀臣楚獲晉將知罃亦還其國不誅因入對揆袖出魏  
志于禁傳奏曰前代將臣敗覆而還多不加罪帝乃貸  
元孫癸亥削除官爵編管全州其子弟思澤竝追奪  
知制誥余靖前後三使遼益習外國語嘗對遼主效其

國語侍御史王平監察御史劉元瑜等劾靖失使者體  
請加罪元瑜又言靖知制誥不當兼領諫職庚午出靖  
知吉州 癸未詔吏部流內銓自今試初入官選人其  
習文詞者試省題詩或賦論一首習經者試墨義十道  
並注合入官如所試紕繆試墨義凡九不中令守選候  
放選再試又不中與遠地判司其年四十以上依舊格  
讀律通卽與法官仍命兩制一員同考試之 閏月殿  
前副都指揮使建武節度使李用和以老乞解軍職戊  
子授宣徽北院使命步軍副都指揮使淮康軍畱後李  
昭亮爲武寧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代用和也時承

平久將帥多因循軍士縱弛昭亮本將家子習軍事既  
統宿衛一切尚嚴萬勝龍猛軍捕博爭勝徹屋椽相擊  
市人惶駭昭亮捕斬之杖其軍主諸軍股票及帝祀南  
郊有騎卒亾所挾弓會赦當釋去昭亮以爲宿衛不謹  
不可貸卒配隸下軍禁兵自是頗肅 丙午夏國主曩  
霄遣使謝冊命 王子詔三后朕代多歷年所令禮官  
稽攷故籍議升祔之禮 癸丑河北都轉運按察使歐  
陽修言轉運使雖合專掌金穀不與兵戎之事然向被  
朝廷密旨令熟圖本道利害陰爲邊備今沿邊知州武  
臣不過諸司使副通判卽是常參初入京朝官竝得盡

尚機事而臣之本司獨不得與非欲侵撓邊臣之權蓋  
調用軍儲須量邊事之舒急以至按察將吏亦當知處  
事之當否請自今許令本司與開邊事從之 遼主清  
暑於永安山 六月癸亥以澤州進士劉義安爲試大  
理評事義安精算術兼通大衍諸歷嘗注司馬遷天官  
書及著洪範災異論歐陽修薦之召試學士院而有是  
命 丁卯減益梓州上供絹歲三之一紅錦鹿胎半之  
遼主謁慶陵 壬申太常禮院言奉詔議升祔三后  
事謹案唐肅明皇后本中間之正昭成皇后緣帝母之  
尊開元中竝祔睿宗之室國朝懿德明德元德三后亦

同祔太宗廟恭惟章獻明肅皇太后母儀天下輔成不  
業章懿皇太后誕生聖躬恩德溥大伏請遷祔眞宗廟  
序於章穆皇后郭氏之次章惠皇太后雖先朝遺制嘗  
踐太妃之貴然至明道中始加懿號與章懷皇后事體  
頗同伏請遷於皇后廟序於章懷之次又太者生事之  
禮不當施於宗廟況太廟諸室皇后竝無四字之名伏  
請改上章獻明肅皇太后曰章獻皇后劉氏章懿皇太  
后曰章懿皇后李氏章惠皇太后曰章惠皇后楊氏乞  
再行集議以示奉先謹重之意詔兩制及待制御史中  
丞同議以聞 已卯準布舊作阻  
卜今改大王率諸酋長朝于

遂庚辰夏遣使貢於遼 秋七月辛丑貶知潞州尹洙  
爲崇信節度副使坐前在涓州貸公使錢用也 壬寅  
翰林學士王堯臣等言禮官議改上章獻皇后章惠皇  
后謚揆諸禮意竊所未安蓋謚告於廟冊藏於陵無容  
異時更有輕改矧升耐廟祔本極孝思之報若裁損尊  
名恐非嚴奉之儀而又博詢典故參質人情有增崇之  
文無追減之例其章獻明肅之號伏請如舊章惠皇太  
后擁佑聖躬義專繫子禮須別祠請仍稱章惠皇太后  
仍舊饗於奉慈廟乃詔中書門下覆議請如禮官及學  
士等所議奉章獻章懿升配眞宗廟室其尊謚如故章



惠仍饗奉慈別廟皆得禮之變順祀無違乙巳詔恭依  
禮官所議奉章獻明肅皇太后章懿皇太后序于章穆  
皇后之次 戊申詔自今罪殊死若祖父母年八十以  
上及篤疾無菽親者以其所犯聞 廣州地震

及暹東  
都事略

作甲子地震乙卯荆南  
岳州地震今從宋史

遊主駐中會川 八月知秦

州田況遭父喪辛酉起復況固辭又遣內侍持手詔敦  
諭況不得已乞歸葬陽翟託遣事求見泣請終喪帝惻  
然許之帥臣得終喪自況始 自眞宗封禪之後不復  
校獵廢五坊之職直集賢院李東之上言祖宗校獵之  
制所以順時令而訓戎事也陛下臨御以來未嘗講修

此禮願詔有司草儀撰日命殿前馬步軍司出兵馬以從獵於近郊王戊詔樞密院討詳先朝校獵制度以問甲子以監察御史包拯爲賀正使使於遼館伴者謂拯曰雄州新開便門乃欲誘納北人以刺候疆事乎拯曰欲刺知北事自有正門何必便門本朝豈嘗問涿州開門邪議遂折及拯使還具奏臣奉命出境彼中情僞頗甚諳悉自劫雲州作西京以來添置營寨招集軍馬兵甲糧食積聚不少但以西討爲名其意殊不可測緣雲州至并代州甚近從代州至應州城墜相望只數十里地絕平坦此中外所共出入之路也自失山後五鎮

此路尤難控扼萬一侵軼則河東漢爲可愛不可信其  
虛聲弛其實備兼聞代州以北累年來蕃戶漢入南界  
侵占地土居止耕佃甚多蓋邊臣畏懦不能盡時禁止  
今若不令固守疆界必恐日加滋蔓窺伺邊隙浸成大  
害欲乞今後沿邊要衝之處專委執政大臣精選素習  
邊事之人以爲守將其代州尤不可輕授如得其人責  
以實效雖有微累不令非次移替則軍民安其政令緩  
急不致敗事矣 庚午荆南府岳州地震 癸酉詔夏  
國比進誓表惟延州保安軍別定封界自餘皆如舊境  
其令陝西河東嚴戒邊吏務守疆土無得輒有生事

甲戌河北都轉運按察使歐陽修知滁州權發遣戶部  
判官蘇安世監泰州鹽稅出內供奉官王昭明監壽春  
縣酒稅初修有妹適張龜正卒而無子有女實前妻所  
生甫四歲無所歸其母攜養於外氏及筭修以嫁族兄  
之子晟會張氏在晟所與奴姦事下開封府權知府事  
楊日嚴前守益州修嘗論其貪恣因使獄吏附致其言  
以及修諫官錢明逸遂劾修私於張氏且欺其財詔安  
世及昭明雜治卒無狀乃坐用張氏奩中物買田立歐  
陽氏券安世等直牒三司取錄問吏人而不先以問故  
皆及於責安世問封人也獄事起諸怨修者必欲傾修

而安世獨明其誣雖忤執政意與昭明俱得罪然君子  
多之 卿延經略司言夏國未肯明立封界詔係安軍  
移文宥州令遵守誓約指揮 壬午監察御史李京言  
去年係州軍亂之後緣邊兵驕小不如意則譁言動眾  
近又永寧軍士潛謀竊發邊氓遠近不安嘗觀曆自至  
德以後河朔兵驕鎮魏尤甚濟以姦臣跋扈朝廷威令  
不行斯蓋不早制之失今沿邊主兵之臣既不選擇及  
軍士作過一槩被罪遂使驕兵增氣動要始息守臣避  
禍但務因循不早制之將復有至德之弊宜下兩府案  
邊吏罷懦不任事及綺紈子弟一切罷之其有軍士作

過本非長吏生事者只坐召禍之人所貴驕卒畏威而  
革心守臣竭節以專事非特張紀律之本亦所以制機  
事之先也 九月庚寅詔文武官已致仕而所舉官犯  
罪當連坐者除之從翰林學士張方平請也方平言坐  
繆舉而許首免益責其當察所舉者之不法也致仕官  
既謝事不當與在職者同責遂著爲令 辛卯以重陽  
曲宴近臣宗室於太清樓遂射苑中 詔近臣攷先朝  
正史實錄爲景德禦戎圖 庚子置南京留守司御史  
臺 甲辰徙江南東路轉運按察使楊紘知衡州紘嘗  
言不法之人不可貸如使肆貪殘於一郡一邑害良民

萬家不若去之不利一家耳聞者望風解去然竟坐苛  
刻下遷紘億從子爲億後其爲江東轉運按察使富鄉  
所薦也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七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八

聖德宗廟之尊嚴也。其禮制之隆。與古之禮制。無異。其禮制之隆。與古之禮制。無異。

宋紀四十八

起旃蒙作噩十月盡癸酉  
大淵獻三月凡一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

帝

慶歷五年

遼重熙十四年

冬十月乙卯遣使來致元龍車及

所獲夏國羊馬 辛酉祔章獻明肅皇后章懿皇后神

主于太廟大赦天下諸路轉運使昨帶按察之名比聞

過爲煩苛吏不安職至有曉諭州縣俾互相告諭有傷

風化無益事體其竝罷之時執政沮改范仲淹富弼所



行事因肆赦遂有此命初議者請覃恩百官且優賜軍士參知政事吳育曰無事而啓僥倖誰爲陛下建此議者請治之已而帝語輔臣曰外人怨執政宜防誼諱育曰此必建議者欲以動搖上聽願毋慮臣既以身許國何憚此邪帝遣中使察視山東盜賊還奏盜不足慮而兗州杜衍鄆州富弼山東尤尊變之此爲可憂帝欲徙二人淮南育曰盜賊無足慮然小人乘時以傾大臣非國家之福議遂格 甲子遼主望祀木葉山 己巳詔送伴遊使劉湜北界近築寨於鉅坊城侵漢界十里其以誓約諭使人令毀去之 庚午帝御內東門賜從官

酒三行奏鈞容樂幸瓊林苑門賜從官食遂獵於楊邨  
宴幄殿奏教坊樂遣使以所獲獐兔馳薦太廟既而召

父老臨問賜以飲食茶絹及賜五坊軍士銀絹有差異

李燕曰王安石誌孫抗墓云上大獵于城南衛士不及  
整而歸以夜明日將復出有雉隄於殿中抗奏疏卽是  
夜有詔止獵案仁宗以五年十月獵於楊邨六年十一  
月獵於城南之東韓邨七年三月卽有詔罷獵而抗六  
年三月已罷御史其諫當是五年冬然五年冬不歸以  
夜又不在城南其在城南歸以夜乃六年冬事何邦奏  
議可致恐安石  
誤也今不取 辛未始班歷於夏國 庚辰罷宰臣

兼樞密使時賈昌朝陳執中言國初以兩司對持大柄  
向以關陝未寧兵議須一復茲兼領今西夏來庭邊防  
有序當遣使印庶協邦規臣等願罷兼樞密使既降詔

許之又詔樞密院凡軍國機要依舊同商議施行 十一月壬午朔回鶻遣使貢於遼 樞密院請自今進退管軍臣僚極邊長吏路分兵馬鈐轄以上並與宰臣同議從之 丁亥冬至宴宗室於崇政殿 辛卯詔提點京東路刑獄司體量石介存亡以問先是介受命通判濮州歸家待次是歲七月病卒夏竦銜介甚且欲傾富弼會徐州孔直溫謀叛投其家得介書竦因言介實不死弼陰使入契丹謀起兵弼爲內應執政入其言故有是命仍囑管介妻子於它州初徐州人告直溫等挾妖法誘軍士爲變而轉運使不受亟詣提點刑獄呂居簡

居簡令無言有不受者復與轉運使合謀捕直溫等既  
就誅濮州復有謀叛者民相搖驚潰居簡馳往得其首  
惡誅之閱兵饗士姦不得發居簡蒙正之子也發黑李

介附傳正傳竝云介詐死北走契丹先往登萊結金坑  
凶惡事富弼朱墨史附傳乃有往登萊結金坑惡少事  
附傳蓋依弼敘前後辭免恩命辨議請劾子案下詔京  
東體量介存亡在今年十一月辛卯此時弼猶在鄆州  
七年五月始移青州體量介存亡實錄但以此五年十  
一月辛卯一詔耳七年五月後不聞別下詔也弼劾子  
則云在青州再體量蓋實錄時亦有詔下兗州核介死  
不詳今別見七年六月末

虛實知州杜衍會官屬語之眾莫敢對泰寧節度掌書  
記高苑龔鼎臣獨曰介平生直諒寧有是耶願以合族  
保其必死衍悚然撲懷中奏藁示之曰老夫既保介矣

君年少見義必爲安可量哉 國子監直講孫復責監

虔州稅孔直溫敗索其家得遺復詩故也

攷異李燾曰孔直溫反實

錄不記案體量石介存心據石介傳爲直溫家有介書也然則直溫反必在此年今附見復貶官事歐陽修墓誌云復貶在七年恐誤 詔以邊事寧息盜賊漸衰知鄆州富弼

知青州張存竝罷安撫使知邠州范仲淹罷陝西四路

安撫使其實譏者謂石介謀亂弼將舉一路兵應之故

也仲淹先引疾求解邊任是日改知鄧州 初翰林學

士葉清臣居父喪言者嘗請起復爲邊帥旣而不行至

是免喪宰相陳執中與清臣有隙不欲清臣居內乃申

用其言庚子改除翰林侍讀學士知邠州 壬寅以嚴

中侍御史劉湜爲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議者謂湜據宰相意濇致尹洙罪故得優擢 甲辰遼以同

知北院宣徽事蕭阿剌爲北府宰相 十二月癸丑以

知潞州郭承祐爲拜代副部署兼知代州始杜衍奏罷承祐軍職至是復之及包拯還自契丹言河北邊帥宜精選而代州尤不可輕授今朝廷委任郭承祐恐必敗事乞早令召還別用能者沿邊守將畏懦不勝任者亦乞速賜移易 遼主觀漢軍習礮射擊刺癸亥遼主決

滯獄

六年

遼重熙十五年

春正月乙酉遼主如混同江禁遼人以奴

婢鬻與漢人 戊子王堯臣罷三司使爲翰林學士承  
旨兼端明殿學士羣牧使堯臣主計凡三年前使姚仲  
孫倍內藏錢數百萬久不能償堯臣悉案籍償之而軍  
國之費猶沛然有餘未嘗加賦於民也益梓夔三路轉  
運使皆乞增鹽井課歲可得錢十餘萬堯臣固不從帝  
問其說對曰庸蜀僻遠恩澤鮮及而貢入常倍民力由  
此困朝廷旣未有以恤之而又牟利焉是重困也雖小  
有益將必大損矣帝善其對然權倖因緣多見裁抑京  
師數爲飛語及帝之左右往往有讒其短者帝一切不  
問而堯臣爲之自若已而言于帝曰臣母老願解煩劇

既罷帝慰勞之堯臣頓首曰非臣之能惟陛下信用臣

耳 禮部尙書知河南府范雍卒贈太子太師謚忠獻

雍好謀而少成頗知人喜薦士狄青初爲小校坐法當

斬雍貸之卒爲名將 甲午命翰林學士孫抃權知貢

舉 丙申以翰林學士知制誥蘇紳知河陽紳銳於進

取善中傷人衣冠憚疾之言者斥其狀故命出守紳自

揚州復入翰林未三月也是歲卒於河陽紳與梁適同

在兩禁人以為險詖語曰艸頭木腳陷人倒卓破異李

傳云紳陰疏王德用宅枕乾岡貌類戴祖帝惡之匿其

疏不下遂出紳案德用以寶元二年五月罷樞此時紳

未入翰林紳既入翰林則德用不在樞密矣宅貌二語

孔道輔亦以奏德用不獨紳也附傳但云言者斥紳急

賣資台百監 卷四一



于進取故出無疏德川事今從之魏泰雜錄云仁宗既逐林瑀謂執政曰卿等謂瑀去朝廷遂無小人邪執政未喻上旨仁宗曰蘇紳可侍讀學士知河陽案林瑀以慶歷二年二月逐蘇紳三年七月始自內翰換大龍知揚州其知河陽又在六年

正月魏泰誤甚今不取 戊申徙廣南戍兵善地以避瘴毒 二月壬子朔賜太傅致仕張士遜月俸百千

乙卯遼主如長春河 癸亥荆湖南路轉運使周沆言本路蠻寇未息而官軍久戍請歲給公使錢一千貫以犒設將校從之沆又言蠻驟勝方驕未易懷服宜須秋冬進兵蠻地險氣毒其人驍悍善用銳盾北軍不能與之角請選邕宜融三州澄海忠敢知其山川習其伎藝者三千擣巢穴餘兵絡山足出則獵取之俟其勢窮

力屈然後可撫也朝廷用其策卒平蠻寇 戊寅青州  
地震 詔陝西經略安撫及轉運司朝廷開納夏國本  
欲寬財息民自其受封進誓已及一年而調度猶不減  
用兵時其議裁節諸費及所增置官員指使使臣今無  
用者悉條奏之 此樞密使龐籍言也 權同知禮部貢  
舉張方平言今之禮部程式定自先朝由景祐之初有  
以變體而擢高等者後進傳效皆忘素習邇來文格日  
失其舊各出新意 勝爲奇至太學盛建而講官石介  
益加崇長用兵好尙寔以成風以怪誕詆訕爲高以流  
蕩猥瑣爲贍踰越繩墨或誤後學朝廷屢下詔書戒飭

而學者樂於放逸罕能自還今貢院試者閒有學新體賦至八百字以上每句或有十六字十八字而論或千二百字以上策或置所問而妄肆胃臆條陳它事豈國家取賢斂材以備治具之意邪其增習新體而澶漫不合程式者悉已考落申前詔揭而示之詔從其請時御史王平又請賦毋得過四百字而禮部復謂才藝所取一字之多遂至黜落殆非人情自是復以舊數爲隄

三月辛巳朔日有會之御崇政殿錄繫囚雜犯死罪

以下遞降一等杖以下釋之

政異遼史不書是年日會今從宋史及長編

乙酉遼以太后應聖節減死罪釋徒以下 庚寅登州

地震岬嶠山摧自是震不已每歲震則海底有聲如雷

丁酉遼主詔諸道歲具獄訟以聞高麗貢於遼 壬

寅賜進士穰人賈黯等及第出身同出身有差癸卯賜  
諸科及第并出身甲辰賜特奏名諸科同出身及諸州  
長史司馬文學 夏四月辛亥朔遼禁五京吏民擊鞠

壬子降河東轉運使李昭遼知澤州坐使遼時其從  
者嘗盜遼之銀杯也昭遼從者既杖死詔以銀杯送還  
遼議者謂盜已正法送杯於體有損判大名夏竦亦奏  
乞罷送不聽知雄州王仁旭直納軍資庫人稱其得體  
戊午遼罷遙輦帳戍軍壬戌遼以北女直詳衮舊作詳穩

今改蕭杲陸

舊作高六今改

爲奚六部大王甲子遼主清暑永安

山甲戌蒲虛毛朶曷懶河百八十戶附於遼 遼主以

左中丞蕭惟信爲燕趙國王傅遼主諭之曰燕趙左右  
多面諛不聞忠言浸以成性汝當以道規誨使知君父  
之義有不可使居王邸者具以名聞惟信性好學長於  
辯論及爲王傅能輔導以禮 丙子徙知定州王德基  
知雄州兼沿邊安撫使初守臣畏生事未嘗出獵德基  
至乃縱騎獵境上關城居民甚眾而故堞墮壞久莫敢  
修德基豫調兵夫築完之遼歲遣使貽果創前皆改服  
以見德基接以常禮及每移文至者例以郡官主勞至

是以指使代焉 己卯權御史中丞張方平言中書樞  
密院比歲除授多預批聖旨俟半年或一二年後與轉  
官或改職夫遷除之體率有常規若因勞應賞而擢之  
不次孰曰不然如其事出僥倖縱賒日月曷厭羣議譬  
之賈人交易於市作爲契券立期待償非唯滋長濫恩  
實亦有虧治體請自今文武官轉授前比而希遷改者  
竝明行責降從之 五月甲申雨雹地震 戊子減邛  
州鹽井歲額緡錢一百萬川峽四路鹽課縣官之所仰  
給然井原或發或微而責課如舊任事者多務增課以  
爲功往往貽患後人朝廷切于除民疾苦尤以遠人爲

意有司上言輒爲調減前後不可悉數 丙申詔陝西

市蕃部馬 丁酉京東人劉番劉沔胡信謀反伏誅

六月庚戌朔降御前劄子下夏安期等比令與陝西諸路經略安撫司議減節邊費其務悉心經畫以成朝廷悠久之利 詔夏竦與河北監司察帥臣長吏之不職

者 初吳育在翰林薦唐詢爲御史未至母喪服除育方參政事而宰相賈昌朝與詢有親育數爲昌朝言詢用故事當罷御史昌朝不得已以詢知廬州凡官外徙者皆放朝辭而詢獨許入見中丞張方平因奏詢材質美茂宜畱備言職詔許之育爭不能得詢由是怨育而

附昌朝

攷異長編謂方平雷詢且諧育世以爲承昌朝意案方平與范仲淹議論多不合然挺直不月

未必行附昌朝宋史亦不載此事今不取

癸丑遠以西京留守耶律瑪陸

舊作馬

爲漢人行宮都部署參知政事楊佖出爲武定

六今改

軍節度使時武定亢旱苗稼將槁佖視事之夕雨澤霑

足百姓歌頌之

丁巳流星出營室南大如杯其光燭

地隱然有聲北行至王良沒

辛酉詔河東經略使鄭

戩裁減本道邊費

癸亥帝謂輔臣曰比有上言星變

者國家雖無天異亦當修警況因謫見乎夫天之譴告

人君使懼而修德亦猶人君知臣下之過先示戒飭使

得自新則不陷於咎惡也賈昌朝等皆引咎再拜 戊



展遊主御清涼殿放進士王棠等六十八人棠涿州新城人博古善屬文時稱得人 辛未知益州文彥博言益彭邛蜀漢五州非用馬之地而遂州共屯軍馬凡二千餘人請皆易以步軍詔易三之一 參知政事吳育與宰相賈昌朝不相能監察御史唐詢既怨育遂希昌朝意上奏曰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茂材異等科由漢涉唐皆不常置若天見災異政有闕失則詔在位薦之本朝稽用舊文訖眞宗世三建此科陛下卽位增科爲六初應詔纔數人後乃至十餘人今殆至三十餘人一中此科曾未累歲悉至顯官請自今不與進士同時設科

右因災異非時舉擢宜如漢故事親策罷祕閣之試疏  
上帝刊其名付中書育奏疏駁之帝是育言卽詔禮部  
今制科隨進士貢舉其著爲令仍須近臣論薦毋得  
上舉帝因謂輔臣曰彼上言者乞從內批以今乃知其  
欺妄也育又奏陰邪沮事正當明辯願出姓名案劾以  
明國法育本由制策進帝數稱其賢以爲得人故詢力  
肆排詆意在育不在制科也育弟娶李遵勛妹有六子  
而寡詢又奏育弟婦久寡不使改嫁欲用此附李氏自  
進大抵希昌朝意且欲報怨帝詔不聽 秋七月三司  
使王拱辰言太祖時兵十二萬太宗時十八萬章聖時

四十萬今倍之兵在精不在眾穴散坐會非計也三司雖總財用大計而事實在外請諸道帥臣兼任其責乙酉詔判大名府夏竦知并州鄭戩知永興軍程琳並兼本路計置糶草從拱辰言也 遼幽王遂格舊作遂哥今改卒

庚寅河東經略司言兩壞忻代等州城壁 乙未遼

以前南府宰相耶律喜遜

舊作喜孫今改

為東北路詳袞

舊作詳穩

今改

丙申以知吉州余靖分司南京許居韶州初靖為

諫官嘗劾奏太常博士茹孝標不孝匿母喪坐廢靖既失勢孝標因與知諫院錢明逸言靖少游廣州犯法受笞明逸即劾奏靖不宜在近侍靖聞之不自安求侍養

去會朝廷下廣州案得其實靖初名希古舉進士未得  
解曲江主簿善遇之知韶州者疾主簿据其罪無所得  
唯得與靖接坐主簿既以違敕停任而靖受笞後乃改  
名取解它州及第案牘具在故有是命 遼籍諸道軍

丁酉遼主如秋山辛丑遼禁扈從踐民田 遼翰林都

林牙竝修國史蕭罕嘉努舊作韓家  
奴今改見遼主獵未嘗不

諫會有司奏獵於秋山熊虎傷死數十人罕嘉努書於  
冊遼主見而命去之罕嘉努既出復書它日遼主見之  
曰史筆當如是遼主嘗問罕嘉努曰我國家糊業以來  
孰爲賢主罕嘉努以穆宗對遼主怪之曰穆宗嗜酒喜

怒不常視人猶草芥卿何以謂之賢早嘉努曰穆宗雖  
暴虐省徭輕賦人樂其生終穆之世未有過近日秋山  
傷死者眾臣故以穆宗爲賢遊主默然 壬寅帝謂宰  
臣曰前日除李用和子璋爲閤門副使今次子珣求爲  
通事舍人朕已諭之曰朝廷奮賞所與天下其也儻賊  
里之家兄弟補遷如已所欲朕何以待諸勳舊乎賈昌  
朝對曰母后之家自晉因多蒙恩澤今陛下能重惜奮  
賞不肖輕授非惟示天下以至公亦保全外戚之福也  
癸卯以馬軍副都指揮使許懷德爲靜安軍留後言  
事官上章論奏者相繼御史中丞張方平言懷德妄援

體例僥倖陳乞墮素軍制干撓朝章乞奪軍職付環衛  
或除一郡帝不聽 乙巳戶部副使夏安期等言與郎  
延經略使沈邈已減罷官員使臣四十四人 八月詔  
臣僚子孫恃廕無賴當被刑者如再犯私罪受母得以  
贖論時邵武軍言故祕書監致仕龔曙之孫屢犯屠牛  
法當以廕免帝特命加眞刑而更著此條 癸丑高麗  
國王欽卒子徽嗣 壬戌詔陝西河東經略司西人雖  
納款稱臣然其心詭誦難信恐諸路乘罷兵之後漸弛  
邊備共益務練兵卒完城壁若寇至有不如詔者亟以  
名聞 癸亥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博士錢

彥遠策入第四等擢祠部員外郎知潤州彥遠易之子  
明逸之兄也錢氏父子兄弟竝以制策登科當時以爲  
盛事 癸酉以參知政事吳育爲樞密副使樞密副使  
丁度爲參知政事育在政府遇事敢言知永靜軍向綬  
疑通判江中立譖已因誣以罪迫令自殺育欲坐綬死  
宰相賈昌朝頗營助之得輕比育遂爭論帝前殿中皆  
失色育論辯不已乃請曰臣所辨者職也顧力不勝願  
罷臣職乃與度易位度爲樞密副使在龐籍後時籍女  
嫁參知政事宋庠之子庠固言於帝以親嫌不可共事  
故越次用度始昌朝與育爭帝欲俱罷二人御史中丞

張方平將對昌朝使人約方平助已當以方平代育方

平怒斥遣之曰此言何爲致於我哉旣對極論二人邪

正曲直然育卒罷

政異陳樞通鑑續編云帝亦以昌朝故徒育樞密而謂近臣曰吳育剛正

可用第疾惡太過耳今從長編

世皆以方平實爲昌朝地也

政異李燾曰方平墓

誌謂育卒罷而高若訥代之蓋此年三月事非此時也又若訥代育實爲樞密非參政墓誌似委曲爲方平諱

取今不

甲戌以監察御史唐詢知湖州竟以宰相親嫌

罷也 九月庚寅以戶部副使夏安期爲陝西都轉運

使安期與諸路經略安撫司議邊事凡奏省官員及汰

過兵之不任役者五萬人 時數有災異戶部員外郎

兼侍御史知雜事梅摯引洪範上變戒曰王省惟歲謂



王總羣吏如歲兼四時有不順則省其職今日會于春  
地震于夏雨水于秋一歲而變及三時此天意以陛下  
省職未至而丁寧告戒也伊洛暴漲漂廬舍海水入台  
州殺人民浙江潰防黃河溢埽所謂水不潤下陛下空  
責躬修德以回上帝之眷祐陰不勝陽則災異衰止而  
盛德日起矣又言權陝西轉運使張堯佐非才由宮掖  
以進恐上累聖德及奏減省資政殿學士員召待制官  
同議政復百官轉對帝謂大臣曰梅摯言事有體以爲  
戶部副使攷異李燾云本傳以摯言災異爲摯任殿中  
侍御史時蓋誤也案災異皆此年事今因摯  
遷官附見張堯佐權陝西清是  
月卽眞摯言亦必在是月也

癸卯登州地震帝曰

山東連歲地震宜防未然之變其下登州嚴武備 甲辰遼禁以罾網捕狐兔 冬十月丁未朔詔比遣張子夷往延州與夏國議疆事其豐州地當全屬漢界或所議未協聽以橫陽河外嚮所侵耕四十里爲禁地若猶固執卽以橫陽河爲界初夏國旣獻臥貴癩吳移已布等九寨又納豐州故地欲以沒寧浪等處爲界下河東經略鄭戩戩言沒寧浪等處竝在豐州南溪入府州之腹若如其議則麟府二州勢難以守直宜以橫陽河爲界帝乃以戩所上地圖付子夷往議之 己酉遼主駐中會川 辛未詔發兵討湖南猺賊 十一月己卯遣

著作佐郎楚建中往延州同議夏國封界事以張子夷道病故也 以權御史中丞張方平爲翰林學士權三司使自開寶以來河北鹽聽人貿易官收其筭歲爲額錢十五萬緡上封者嘗請禁權以收遺利余靖時爲諫官言管者太祖皇帝特推恩意以惠河朔故許通鹽商止令收稅今若一旦權絕價必騰踊民苟懷怨悔將何及乞令仍舊通商無輒添長鹽價以鼓民怨其議遂寢

竇異李燕曰河北初議權鹽價實錄不載余靖諫草獨存此奏及王拱辰奏立權法時靖雖久矣蓋先有建此議者靖論其不可故罷既而拱辰使三司復議舉行又爲河北漕臣所沮而河北漕臣乃別議增筭拱辰更立權法未下而張方平亟奏罷之實錄國史竝疏

略今參取靖諫草及倉貨志方平墓誌修入 及王拱

辰爲三司使復建議悉權二州鹽下其議於本路都轉

運使魚周詢亦以爲不可

攷異李燾云志以爲都轉選使夏竦誤也竦五年八月判

并州六年二月改大名拱辰十一月戊子罷三司使出知亳州張方平代之方拱辰在三司時竦無緣卻爲都轉運使據何郊奏議爲都轉運使者乃魚周詢也王巖安元祐初奏議亦誤以魚周詢爲夏竦且言商人販鹽與所過州縣吏交通爲弊所筭十無二三請敕

州縣以十分筭之聽商人至所鬻州縣併輸筭錢歲可

得緡錢七十餘萬三司奏用其策帝曰使人頓會貴鹽

豈朕意哉於是三司更立權法而未下也方平見帝問

曰河北再榷鹽何也帝曰始議立法非再也方平曰周

世宗榷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

以鹽課均之兩稅錢而弛其禁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  
再榷乎且今未榷也而契丹常盜販不已若榷之則鹽  
貴契丹鹽益售是爲我斂怨而使彼獲利也彼鹽滋多  
非用兵莫能禁邊隙一開所得鹽利能補用兵費乎帝  
大悟曰卿語宰相立罷之方平曰法雖未下民已皆知  
宐直以手詔罷之不可自有司出也帝大喜命方平密  
撰手詔下之且刊詔北京其後父老過詔書丁必稽首  
流涕致異倉貨志云三司奏用其策仁宗曰使民頓倉  
責鹽豈朕意哉下詔不許若不許三司之請則不  
須下詔今既下詔蓋已立法而未行基謫當得  
其實今從之倉貨志不載方平事蓋疏略也癸未

湖南徭賊寇英韶州界

丁亥遣以南院樞密使蕭孝

友爲北府宰相以契丹行宮都部署耶律仁先爲南院

大王以北府宰相蕭革同知北院樞密使事以知伊勒

希巴

舊作夷尓  
畢今改

事耶律信先爲漢人行宮都部署蕭革

席寵擅權南院宣徽使耶律義先疾之因侍讌言於遼  
主曰革狡佞喜亂一朝大川必誤國家遼主不納它日  
侍宴遼主命羣臣博負者罰一巨觥義先當與革對懽  
然曰臣縱不能進賢退不肖安能與國賊博哉革伴言  
曰公相諫不旣甚乎遼主亦止之曰卿醉矣義先厲聲  
詬不已遼主大怒皇后解之曰義先酒狂醒可治也翼  
日遼主謂革曰義先無禮當黜之革曰義先之才豈逃

聖鑒然天下皆知其忠直今以酒過爲罪恐拂人望遼  
主以革犯而不校眷遇益厚革之矯情媚上多此類也  
義先鬱鬱不自得然議事未嘗少沮後又於遼主前博  
義先祝曰向言人過冒犯天威今日一擲可表愚款俄  
得堂印遼主遷然義先仁先之弟也 辛丑帝獵于城  
南之韓邨自玉津園去輦乘馬分騎士數千爲左右翼  
節次旗鼓合圍場徑十餘里部隊相應帝案轡中道親  
挾弓矢屢獲禽是時道旁居民或畜狐兔鳧雉驅入場  
中帝因謂輔臣曰畋獵所以訓武事非專務獲也悉令  
縱之至棘店御帳殿召問所過父老子孫供養之數士

地種植所宜且嘆其衣會粗糲而能享壽人加慰勞還  
次近郊遣衛士夏奏技御駕前兩兩相當掉鞅挾槩以  
決勝又謂輔臣曰此亦可觀士之材勇也免所過民田  
在園內租稅一年 乙巳遼賑南京貧民 十二月壬  
申遼曲赦徒以下罪以是日爲聖宗在時生辰也遼主  
溺浮屠法務行小惠數降赦宥釋死囚甚眾聖宗之風  
替矣

七年

遼重熙十六年

春正月丙子朔御大慶殿受朝

己卯遼

主如混同江

甲申知大宗正事允讓請自今宗室輒

有面祈恩澤者罰一月俸仍停朝謁從之 丁亥詔河



北所括馬死者卅二年償之 戊子尚書左丞知兗州  
杜衍以太子少師致仕時年方七十正旦日上表還印  
綬賈昌朝素不喜衍遽從其請議者謂衍故宰相一上  
表卽得謝且位三少皆非故事蓋昌朝抑之也 癸巳  
以知制誥楊偉權知諫院偉嘗曰諫官宜論列大事細  
故何足論然時譏其亾補 壬寅詔減連州民被徭害  
者來年夏租 二月丁未詔流內銓應納粟授官人不  
除司理司法參軍洎上州判官資淺無過犯方法主簿  
縣尉如循資入縣令錄事參軍者銓司依格注擬止令  
臨監物務從御史知雜李東之所請也 己酉詔取益

州交子三十萬於秦州募人入申糧粟 丙辰命內侍  
二員提舉月給軍糧時侍御史棣州吳鼎臣言請軍班  
所給糧多陳腐又斗升不定請以內侍糾察之翼日詣  
監倉官進呈軍糧帝諭曰自今當足其數以給之時衛  
士皆在殿下殿前都指揮使李昭亮因相率羅拜以謝  
然軍糧自江淮轉漕至京師又積年而後支上軍所給  
斗升僅足中下軍率十得八九雖遣內侍提舉終不能  
行也 庚申遼主如魚兒泖辛酉禁羣臣遇宴樂奏請  
私事詔世選之官從各部耆舊擇材能者用之先是樞  
密使馬保忠言於遼主曰彊天下者儒道弱天下者吏

道今之授官大率吏而不儒崇儒道則鄉黨之行修修德行則冠冕之緒崇自今非聖帝明王孔孟之教者望下明詔痛禁絕之遊主不聽 三月癸未詔求冤恤民力之事聽官吏驛置以聞上其副于轉運司詳其可行者輒行之 毀後苑龍船初有司請修以備幸詔特毀之 丁亥以旱罷大宴癸巳詔曰自冬訖春旱暵未已五種弗入農作失業朕惟災變之來應不虛發殆不赦不明以干上帝之怒咎自朕致民實何愆與其降疾于人 人不若移災于朕自今避正殿減常膳中外臣僚指當世切務實封條上三事大夫其協心交儆弼予震懼之

意焉帝每命學士草詔未嘗有所增損至是楊察當筆  
既進詔草以爲未盡罪已之意令夏爲此詔 遼主如  
黑水濼遣使審決雙州囚 乙未賈昌朝罷爲 勝節  
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兼河北安撫使樞密副使右  
諫議大夫吳育罷爲給事中歸班昌朝與育數爭論帝  
前論者多不直昌朝時方閔雨昌朝引漢災異冊免三  
公故事上表乞罷御史中丞高若訥在經筵帝問以旱  
故若訥因言陰陽不和責在宰相洪範大臣不肅則雨  
不時若帝用其言卽罷昌朝等尋復命育知許州以河  
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夏竦依前官充樞

密使故事文臣自使相除樞相必納節還舊官獨竦不  
 然初降制召竦為宰相諫官御史言大臣和則政事起  
 竦與陳執中論議素不合不可使其事越三日遂貼麻  
 改命焉及異竦以乙未日除宰相丁酉日改樞密使而  
 竇錄并書之今從本紀仍出其日仁宗本紀云  
 乙未以夏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丁酉以夏竦為樞密使以知益州樞密直  
 學士文彥博為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 帝因李東之  
 建議再畋近郊南城之役衛士不及整駕而歸夜有雉  
 殞于殿中諫者以為不祥是月將復出諫者甚眾御史  
 成都何邾言尤切直遂罷出獵又詔停建州造龍鳳茶  
 丁酉改樞密副使文彥博參知政事以權御史中丞

高若訥爲樞密副使 己亥賜天章閣待制兼侍講龔  
公亮三品服故事待制入謝未始賜服至是帝御遷英  
閣面賜之公亮自修起居注當遷知制誥賈昌朝其友  
壻也避嫌故使待制天章閣昌朝罷既半歲乃命知制  
誥 壬寅降宰臣工部侍郎陳執中爲給事中參知政  
事給事中宋庠爲右諫議大夫工部侍郎丁度爲中書  
舍人先是賈昌朝引漢故事乞罷相昌朝既罷執中等  
復中前請於是各降官一等而輔政如故 帝之幸西  
太一宮也日方炎赫卻蓋不御及還而雨露足

致異宋史作辛

丑今從長編

是日遼大雪 詔權停貢舉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八